



【在武汉】

我与樱花有个约定

□刘素萍

我的一位好朋友,去年年初退休后,打算春暖花开时来武汉游玩。她说来到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碗热干面,第二件事就是赏樱花。我说我与樱花有个约定,每年的樱花盛开期,我都会如约而至。

去年刚进入三月,我就开始收拾客房,但左盼右盼没有把朋友盼来,因为她家中有事,错过了樱花盛花期。她说樱花都败了,我去武汉就没意义了,等明年樱花盛开时再去吧。哪曾想,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侵蚀了武汉。

这两天,听说武汉大学的早樱已经开了,我突然想哭。即便在疫情的阴霾下,樱花依然用力地绽放着,一如武汉这座城市一样,勇敢而顽强。

我家离武汉大学不远,都在东湖之畔,我经常去那里游玩,每年赏樱是必须的。

提起樱花,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武汉大学。我国漂亮的大学数不胜数,在最美大学评选中,武汉大学常常拔得头筹。这要得益于武汉大学古朴典雅、美轮美奂的早期建筑与负有盛名的樱花。

每年3月中旬至4月上旬,是樱花的盛花期,人们纷纷涌来武汉大学观赏樱花。樱花盛开在古老的建筑旁,别有一番典雅静谧的美。樱花的花枝



伸进窗子,站在楼里推开窗,樱花仿佛梦一般触手可及。樱花大道上落满了樱花,风吹起,扬起轻柔的花瓣,带来一场洋洋洒洒又浪漫的樱花雨。每次赏樱,我都会登上武汉大学

的樱顶,樱顶之下就是樱花大道,站在樱顶不仅可以看到樱花盛开烂漫如雪,同时还可以远眺珞珈山。

武汉大学的建筑因山就势,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使整个校园环境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整的片段,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群体。武汉大学的学生宿舍抱坡而建,这就是著名的老斋舍。我从老斋舍下面爬到顶上,累得气喘吁吁,站在上面,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老斋舍是一座仿布达拉宫琉璃瓦建筑,于1931年9月竣工。因紧邻樱花大道,早春时节,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樱花飞舞,所以这个听起来有些老气横秋的“老斋舍”就有了另外一个浪漫的名字——“樱花城堡”。老斋舍整个建筑采用“地不平天平”的设计理念,顺山势而建,屋顶则做成平面,意思是:虽然每个人起点不一,但是通过勤奋学习,都会达到一样的成就。

再过一个月,武汉的樱花将如期盛开,但愿花开得胜,还给我们一个清雅美丽的武汉。

春天来了,明媚的阳光终会照亮这片土地,阴霾也终将烟消云散。希望樱花盛时,过早的人们依旧吃着热干面,街道会再次人声鼎沸,我们会摘下口罩,去赴一场樱花之约。

战疫心声(六首)

□蒿峰

钟南山赞

江城扑疫角声频,
挂帅亲征耄耋身。
国有疑难君可恃,
黎元幸有大医仁。

空负东君自宅家。
身作石砖成铁壁,
心随华鹊战荆沙。
时危不独撑天手,
道远犹看渡海槎。
郭外残星盼更尽,
柴关早启数梅花。

致敬基层防疫工作者

社社村村守望承,
家家户户暖人灯。
风寒无惧严行禁,
责重担肩执法绳。
伏虎夺城金鼓振,
降魔坚壁众心膺。
纸船明烛齐烧日,
血汗之花一处凝。

信心

夜夜屏前看疫尘,
山河处处铁兵巡。
万民协力天能胜,
毒瘴烟消便是春。

上元送别山东支援湖北

医务人员

灯花隐隐泪轻含,
荆楚征鸣战正酣。
最是柔情今夜月,
相随相送到江南。

避疫宅家有赋

春流庚子病龟蛇,

惊蛰

天倾不废大江流,
黄鹤高飞听老鸥。
烟柳河头应日暖,
杂花庭外向人愁。
山重五岭锁秦塞,
水复汨罗连越州。
启蛰龙蛇春已动,
雷声隐隐我登楼。

【大地风情】

宋词里的黄鹤楼

□彭文斌

北宋时期的黄鹤楼,一直巍然卓立长江以南,它建于城墙高台之上,一改唐代楼阁样式,强化了旅游功能,赋予了清新雅致的风格。整个建筑群由主楼和数十处台、轩、廊组合而成,如同一个大庭院,其中主楼两层,顶层为十字脊歇山顶,琉璃瓦面呈黄色,周围坐落着小亭画廊,气势雄浑,被誉为“天下绝景”。宋初的大臣王钦若、哲宗时期的徐兢出生于黄鹤楼上,后者曾出使高丽,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南宋中期,黄鹤楼被毁,遗迹成为文人墨客凭吊之处。南宋后期,大约在宁宗一朝,黄鹤楼浴火重生,再次成为宴客、会友、赏景的佳盛地,时时有诗人登临赋咏、唱和流连。

春日花下人,亦有蝴蝶心。怀着如此情境的苏轼,写下了《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一词:“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滴仙诗,追黄鹤。”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一月,43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

使,身处风景旖旎的长江之畔,他却难以排遣郁闷,只好以浪漫主义的雪花去覆盖大地上的伤痕。给黄鹤楼下的友人写几句贴心的话,既是在慰人,更是在慰己。黄鹤楼的意象给了词人美好的一日,至少,一只鸿鹄,尝试着给自己的羽翼疗伤。

千古名楼,最是凭吊感怀处。绍兴八年(1138年)春,35岁的抗金名将岳飞率军自江州(今九江)“还军鄂州(今武昌)”时,填写了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镞。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面对半壁河山,他多么渴望能救民于倒悬,多么渴望早日收复汴京,结束刀锋舔血的日子。一座楼,寄寓多少憧憬;一首词,写尽多少梦境。岳飞初次屯军鄂州,应当在绍兴四年,其职位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汉阳军制置使,府衙设于黄鹤山下临江处,抬头即见黄鹤楼。镇守武昌的七年间,岳飞屡败南犯之敌,并乘胜进逼河南,取得朱仙镇大捷,眼看直捣黄龙府的理想就要长出翅膀,谁知风云突变,英雄被召回临

安,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遇害于风波亭。黄鹤楼这位历史老人,再没有等来壮怀激烈的将军。

相比而言,51岁的范成大登临黄鹤山后,虽然也有“国破山河在”之恨,但更多的是“眼看时事力难任”,萌生退隐田园之意。时为淳熙四年(1177年)中秋,因病辞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乘舟东归,于八月十四日抵达武昌,次日参加鄂州知州刘邦翰设于黄鹤楼南楼的赏月宴会。他即席写下《水调歌头·细数十年事》:“细数十年事,十处过中秋。今年新梦,忽到黄鹤旧山头。老子个中不浅,此会天教重见,今古一南楼。星汉淡无色,玉镜独空浮。敛秦烟,收楚雾,熨江流。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想见姮娥冷眼,应笑归来霜鬓,空敝黑貂裘。酹酒问蟾兔,肯去伴沧洲?”此时,距离岳飞遇难不过35年,曾经的黄鹤楼也灰飞烟灭,作为现实主义的写作者,范成大不可能不想起岳鹏举的往事,只是,那又如何,百无一用是书生,他无非发发“不胜漂泊之叹”(《吴船录》)而已。

秋水长天间,江湖诗派代表人物戴复古的身影也出现在江城,时间为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十月。担任湖北运判兼知鄂州的好友吴胜之即将出使金国,戴复古在黄鹤山

设宴饯行。素来以诗词记录心路的他自然将黄鹤楼纳入笔下,有《醉落魄·九日吴胜之运使黄鹤山登高》道:“龙山行乐。何如今日登黄鹤。风光政要人酬酢。欲赋归来,莫是渊明错。江山登览长如昨。飞鸿影里秋光薄。此怀祇有黄花觉。牢裹乌纱,一任西风作。”南宋的文字,多有“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过零丁洋》)之慨叹,戴复古一生不出仕,其骨子里却浸透着忧国忧民的真情。半壁河山,生灵涂炭,偏安的朝廷里议和与投降的声音甚嚣尘上,戴复古以戏谑的口吻告诫友人,与其向敌人摇尾示媚,不如酬酢江山,归隐田园。身处乱世,戴复古依旧对诗歌的迷恋几近痴狂,这个“以诗自适,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楼钥《戴式之诗集·序》)的硬骨头,写下了一代布衣传奇。我曾经多次试图探微戴复古的心灵轨迹,追随其四十年的游历行踪捕捉细节,我甚至想,戴复古与徐霞客当为隔世知音。先生最少三次远足武昌,并在另一首《水调歌头·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中再次提及黄鹤楼:“……骑黄鹤,赋鹦鹉,谩风流。岳王祠畔,杨柳烟锁古今愁。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是时,嘉定十四年,南宋军队在黄州,蕲

州一带击败金兵,朝野振奋。处江湖之远的戴复古喜忧参半,叹出“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的名句。

在黄鹤楼众多的诗词大家中,我关注到了来自江西吉州太和籍的刘过。他竟然写了一首《浣溪沙·赠妓徐楚楚》:“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席间谈笑觉风生。标格胜如张好好,情怀浓似薛琼琼。半帘花月听弹筝。”刘过四次应举不第,一生布衣,空有抗金抱负,词风与辛弃疾相近,与刘克庄、刘辰翁并称“辛派三刘”。这首词是青年刘过初出茅庐漫游武昌时邂逅歌妓徐楚楚所作,红楼绿窗,莺莺燕燕,颇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劲头。遗憾的是,造化弄人,刘过终究与仕途无缘。二十年后,他写下了那首久负盛名的《唐多令》:“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矶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黄鹤楼分明就是时光的容器,它收留了一个人的青春火花,也收留了一个人的孤独残梦。

风雨三百年,宋词为黄鹤楼锦上添花,黄鹤楼也成为赵宋王朝蹒跚前行的缩影。这个春天,我像黄鹤楼里的一个宋人,净手,焚香,闻一闻书卷,等待着鹤鸣声声。